

孝敬老人 就在当下

北思

近日，来自安徽池州的一个视频刺痛了不少网友的心。视频中，一男子和妻子回老家扫墓，当男子看到自己的父亲孤单地站在门口时，控制不住情绪大声痛哭起来。事后，夫妻二人决定：把老人接到身边一起生活。

这则视频引发了网友的共鸣，对年迈父母的照管和陪伴也成了热门话题，还有人翻出古代敬老孝老的典故，用来和网络共勉。

其中，最触动人心的则是一则故事是关于孝子韩伯愈的。他的母亲在他犯错时，总是严厉地教导他，有时还会打他。待他长大成人后，有一次母亲打他，他突然放声大哭。母亲很惊讶，打了几十年他从未哭过，于是就问他为什么哭。韩伯愈说，今天母亲打他，已经感觉不到痛了，这说明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奉养母亲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。

这个小故事，让人感动不已。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，其实是人生中最充实、最幸福的日子。孩子的

青春懵懂、老人的慈祥安然，虽说需要我们付出，但那也是快乐的。俗话说：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没有老人的家庭，即便再轻松，也缺少一种完美，总有一种遗憾。
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

人到中年，对这句话特别有感触。家有老人，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亲情还在，我们还有另一个“家”可以回，可以做孩子，和兄弟姐妹也有共同的港湾。而倘若父母离去了，这一切可能都会改变。

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孝而亲不待。孝敬老人就在当下，不要等，也不能等。趁着亲人健在，及时把握孝敬的机会，常回家看看，多些陪伴，多些照管，别为将来留下遗憾。



多肉爱好者们喜欢称自己为“肉友”。

李金鑫微信里有500多个“肉友”，用什么土、喷什么药……

“肉友”们每天都向他请教各种问题。

“少年”与“多肉”

本报记者 赵宝梅

暖阳投射下来，大棚里很温润，上千株多肉植物舒展身姿，享受着阳光浴。

26岁的李金鑫，是这座多肉大棚的主人。他虽然年轻，养多肉却是个老手。

一见倾心

李金鑫喜欢多肉。侍弄起来，一站两三个小时都不觉累。

15年前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李金鑫喜欢上了多肉。那时，他还是个初中生。

李金鑫种的第一株多肉叫“猴尾巴”，是他专程到北京买来的。为了养好“猴尾巴”，他不断学习多肉养护常识，由此，爱上了园艺。

李金鑫大学时读的就是园艺专业，那株“猴尾巴”也跟随他来到园艺的世界，越长越有型。

有了专业知识，李金鑫对种植多肉更痴迷了。

大学毕业后，李金鑫成了一名白领。回忆起那段经历，李金鑫坦言自己身在曹营心在汉。

半年后，李金鑫果断辞职，决定干自己喜欢的事——开一家多肉植物馆。

起初，李金鑫全靠从外地进货，稍作养护就销售出去。小店虽然经营得十分红火，可李金鑫却总高兴不起来：“这只是贩卖，感受不到多肉蜕变的快乐。”

果断地，李金鑫放弃了这种模式。

他投资60多万元，建起多肉养殖大棚，取名“花鑫时代”。在这里，每一株多肉都要精心养护四五年甚至更久，才摆上柜台。

如今，那盆养了15年的“猴尾巴”，依然挂在大棚最显眼的位置，“看着”李金鑫开心忙碌。

多肉为媒

“如果你喜欢花，一定要养盆肥嘟嘟、胖乎乎的多肉，从小苗长成老桩，时不时爆出‘幼崽’，开出艳丽的小花……环境、气候及养护方法稍有不同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，神秘而又令人期待。”李金鑫说。

多肉爱好者们喜欢称自己为“肉友”。

李金鑫微信里有500多个“肉友”。用什么土、喷什么药、如何“爆崽”出状态……“肉友”们每天都向他请教各种问题。不少“肉友”甚至隔三差五就到多肉馆，带些瓜果零食，边吃边聊。一来二往，他们成为李金鑫现实中的朋友，无话不谈。

平日里，“肉友”们的需求李金鑫都尽量满足，家里多肉快养死了，拿到他这里寄养一两个月；为多肉做造型，拿来请他处理；营养液不够用了，来这里取点先应个急……

对很多“肉友”来说，来多肉植物馆不一定是消费，也不一定有什么问题请教，仅是坐在这多肉丛中坐坐，就是一种享受，更是一种释放。而李金鑫，则希望自己小小的多肉世界，为那些奔波忙碌的都市人提供一个心灵休憩的港湾。

乐在其中

有“肉友”编了一首歌：像我这样的人，不小心掉入多肉坑，从此买肉、买土、买花盆……

养几十盆、几百盆多肉尚且如此，而李金鑫养了上千盆。上盆、除虫、打药、防晒、通风、繁殖……一天下来，李金鑫总是满身尘土，连洗澡水都是黑的。

“人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能把兴趣当职业。”李金鑫说，自己每日沉浸在多肉的世界里，乐趣已经抵消了辛苦。

李金鑫还经常外出考察学习，参加多肉展会。

前年，他去上海参加多肉园艺展，看到很多别具特色的多肉造型，有的种在缝纫机、汽车、蛋壳里，还有的种在了白雪公主的裙子上，各种各样的造型，美不胜收。

回来后，李金鑫开始琢磨：“怎样才能让多肉更好看、更有创意？”他尝试用生石花种出“S20”造型，也把多肉种在了枯树槽中，独特的造型吸引了多肉爱好者观赏。

“现在养多肉的高手太多了，普通的花器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审美要求，需要不断创新才行。”在李金鑫看来，只有不断追求美，才会真的美，养多肉如此，人生也如此。



李金鑫说，自己每日沉浸在多肉的世界里，乐趣已经抵消了辛苦。

听，地下管网在“说话”

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洪猛 叶慧永 摄影 殷实



街头上，行人纷纷加快回家的步伐，赵旭滨（中）和队员们的的工作才刚刚开始。

临近午夜，空中两三道闪电划过，像是要下雨的样子。

街头上冷清的，仅有的三两个行人也纷纷加快了回家的步伐，只有赵旭滨和他的队员们依旧如故——

头戴耳机，身穿反光背心，一手握着检测仪、听音杆，一手拿着拉钩、手电，时而沿着街道来回巡视，时而打开井盖探头探听……

这是赵旭滨和队员们最熟悉的工作日常。他们是沧州供水集团营业公司的测漏员，承担着市区640多公里供水管网的测漏工作。他们像医生把脉一样，在上千平方米范围内找指甲盖大小的漏水点，沿管线听，顺阀门找，用耳朵找到深埋地下的“病灶”。

听诊

吃过晚饭，49岁的赵旭滨又检查了一遍随行装备，准备出发。

他是测漏队的队长。这天白天，居民反应水压不足，赵旭滨怀疑附近供水管道有漏点，可探察了一天也没收获，他决定趁夜里车少，再去找找。

遍布城区地下的供水管网，如血脉般庞大复杂，而其中的管道更是材质、粗细、年限各不相同。在日常使用中，这些管道难免会受路面施工、恶劣天气等因素的影响，发生破裂或渗透，进而影响居民、企业正常用水，造成资源浪费。

赵旭滨和队员们的任务，就是及时找到这些深埋地下的漏点以及对管网进行日常检查。

“如果不能及时找到漏点，就会造成水资源浪费。居民断水，企业停工，商场、饭店都会受到影响。”在赵旭滨心里，尽管这份工作不为大众熟知，但意义重大。

入职10年来，一旦管道出现问题，不论是否在工作时间，也不论昼夜、冬夏，赵旭滨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

测漏队其他队员同样如此。5年前，27岁的聂文涛来到测漏队。这些年，他和赵旭滨一样，几乎没怎么在办公室里待过，双休日只是理论上的存在，春节加班也是常事，每天不是测漏，就是排查。

市区供水管网的长度是沧州与北京之间距离的3倍多。测漏员每年的工作步行里程，更数倍于此。耳朵是他们的听筒，双脚是他们的交通工具。

测漏时，队员们通常3人一组。两人在前，手持一人来高的听音杆，判断漏水大体位置；一人在后，用检测仪进行确定。“听音杆就像筛子，优势是便捷、快速，但精度不够，需要操作员拥有丰富的测漏经验；检测仪则像确诊，缺点是无法识别小漏点。”聂文涛把这份工作

比作医生听诊，“早些年，测漏全凭一双眼、一双手，每个井盖都得掀开看，哪里出水挖哪里，后来才陆续有了这些仪器，但仍需配合使用，才能更快、更好地完成工作。”

大夜

22时，一辆黄色抢修车在路边停下，赵旭滨和他的队员们陆续穿戴好设备，准备测漏。

对他们来说，熬夜测漏寻常得如同一日三餐。

这是因为，听音杆类似医生听诊器，通过放大漏点震动产生的声音，进行测漏。而这种声音即便经过放大，也大多像蚊声一样细小，就算一辆电动自行车经过，也会影响定位。更何况，供水管道大多沿路铺设，白天车流量大，噪声也大。所以，对测漏员来说，夜里工作便习以为常。

听音杆传出的声音虽然细小，差别却不大。

管道材质、埋管深度、管径粗细、漏点大小，甚至漏点在管道上的位置是偏左、偏右还是向上、向下，都有所不同——有的像开水沸腾，有的像轮胎漏气，金属管发出的是“哗哗”声，塑料管发出的是“嗡嗡”声……

当年，聂文涛刚一接触这项工作，光是分辨这些声音，就花费了好长时间。“能有什么窍门？全靠一遍遍听、一遍遍测！这工作，没个三五年入不了门！”

相比管道破裂，赵旭滨和队员们处理更多的是漏点、渗点：“有的漏点，一个月也走不了一立方米水，并不影响居民正常使用，但我们一样得找出来，因为每滴水都是国家资源，小隐患不排除，日后就

会发展成大漏洞。”

正因如此，为了一个漏点，测漏队员们经常会把夜班当成“大夜”——从前一天晚上干到第二天天亮。而他们在夜色里努力工作的身影，也常常被人误解：“不少居民把我们当成了偷井盖的贼。”

漏点

午夜已过，漏点还没找到，赵旭滨疲惫又焦虑。

地下管网错综复杂，哪里有管道，哪里有阀门，哪里有接头，测漏队员们都得装在心里。但一般情况下，漏水点未必就在地面积水的正下方，也许相隔仅几米，也许要在另一条街才能找到。

“测漏是个精细活儿，性子急的人干不了。可这又是急活儿，得赶紧把漏点找到、修好，才不会影响正常用水，减少浪费。”赵旭滨说，聂文涛当年入职前，他考察了



听音杆声音很小，一辆电动车经过，也会影响定位。



吃过晚饭，赵旭滨又检查了一遍随行装备，准备出发。



晚10点，赵旭滨和队员们来到测漏地点，准备测漏。



午夜已过，漏点还没找到，队员们疲惫而又焦虑。



凌晨3点，雨点落了下来，赵旭滨吃了一惊：“哥几个加把劲儿！找到漏点，咱就下班！”



检测仪虽然精确，但对特别小的漏点无能为力。



看测漏员如何寻漏
扫码看视频

一个多月。

测漏工作，专业而又辛苦，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工作。测漏队成立至今10年了，队员只有赵旭滨、王力光、聂文涛、杨秉雷4个人。

这个夜晚，漏点迟迟没能找到，这让聂文涛想到了年初的那次极寒天气。

天气越恶劣，测漏员越忙碌。因为气温骤变，容易导致管道破裂、接头松动。聂文涛依稀记得，仅在极寒天气的第一天，他就接到五六个测漏通知：“上一个漏点还没找到，下一个漏点就出现了。”

寒风之下，漏出的水很快就结冰盖冻住了。聂文涛只能先用锤子把冰一点点凿开：“锤子把都折了。”

“那天风大、车流也大，听音杆发出的嗡嗡声震得头都要炸了。”连续、多发的管道破裂，让聂文涛分身乏术，一连三五天几乎连轴转。

其中，解放路上的一次出水，测出3个漏点，且在听音杆、检测仪上没有任何区别。3个点全都挖开势必会影响交通。凌晨三四点，赵旭滨和队员们在现场分析管道位置、周边环境，最终锁定了漏点位置。

第二天一早，抢修队进场开挖，队员们又都赶了过来，确定漏点位置，才回去休息。

赵旭滨算过，仅去年一年，他们参与检测的漏点就有200多个，节水量达210万立方米，够17500个三口之家用一年！

他说，这成绩，够他骄傲一辈子了！

凌晨3点，除了路灯和广告牌发出的灯光，赵旭滨再找不到其他光亮。雨点落在仪器上，他吃了一惊：“下雨啦？哥几个加把劲儿！找到漏点，咱就下班！”